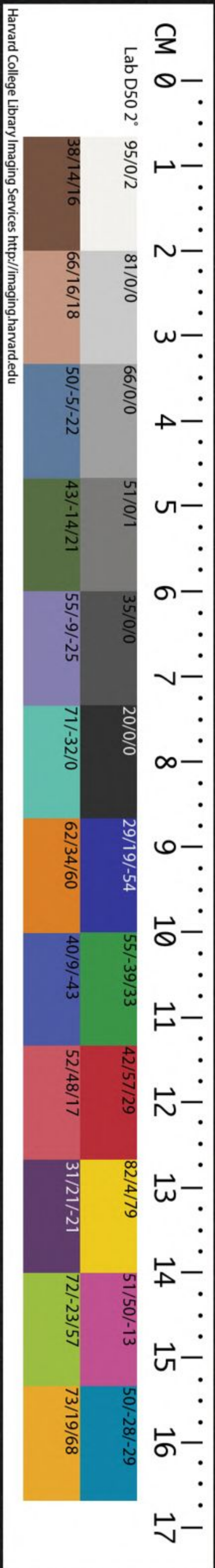


T 2720/2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6





臣林

嘉靖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臣林記

嘉靖臣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

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

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

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

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



文風蔚然

曹操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之甚謹寶至改之操靈如

故乃祀漢愍帝于上列孔融禰衡楊脩陳琳旁立為四配操靈便滅又操廟右有關羽廟靈亦如操寶題詩誦之謂其徒忠曹操而無事先主之實祠廟亦遂不靈後人更於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嘲操云

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

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諮

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

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

排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

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

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

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

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

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

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

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

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

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

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

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



名山藏 卷之  
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畱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某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爲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爲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

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冊封安南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



海與爲市戩考地志陸道南寧逕甚乃乘肩輿從兩  
 僅忽抵其界夷人傾駭至日頒詔明日讌畢遂行國  
 王憚恐金珠犀象餽賂錯路戩一不顧王復遣人追  
 授諸途戩書其初入關詩歸囊若有關南物一任關  
 神降百殃以示之安南人益敬悚其後遣使入謝表  
 有廷臣清白之語春坊諭德終官戩博學多識典故  
 嫉邪守正氣豪論草擣筆直前意見傑出尤精人倫  
 識鑒見表洞裏券劑參停十不夫一權門勢家庭無  
 行跡獨與王鏊相善病革鏊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  
 文穆罷壽寧侯卒時鏊不能言忻然索筆爲詩有天  
 留老眼待三月之壽鏊解瑛字梁石久上春官不第  
 益汎濫羣籍鉤深探曠與新會陳公甫遼左賀克恭  
 上下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爲高舉成化五年進士知  
 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書  
 滿歸省弘治初王恕爲吏部郎家起四川參政尋轉  
 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  
 交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補塹以引年乞致仕瑛知  
 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錄令民  
 葬祭循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爲郎時著經世管鑰律  
 呂管鑰推明蔡氏邵氏學著字書管鑰以講六書守

撫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已  
 抑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者李承箕  
 從陳公甫契其靜虛之傳而瑛以居敬窮理告之楊  
 廉載瑛理學名臣錄爲之贊曰諂鬼有辯訓民有錄  
 鄉有保伍庠有教育士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  
 人意未叔越雪蜀日或以迂目邵蔡之書塵滿簡牘  
 志在旁通求之頗篤周孟中廬陵人成化己丑進  
 士授南吏部主事尋推薦爲福建提學僉事再改貴  
 州陞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  
 布政使轉左以弘治壬戌引疾乞休詔進秩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致仕早有異質甫成童卽崇古道慨然  
 定其趨向時陳獻章羅倫以同志往來講習暨服官  
 後所至必先風教凡先賢遺跡輒崇表以示向往聞  
 廣士習爲之一變孟中雖專專好古然達之政事又  
 沛然有過人者貴州都勻苗人持反側有司議殄滅  
 之孟中獨推誠撫諭苗人悉感化來輸連歲所負租  
 在嶺南治尚寬簡與民休息薄征徭抑浮靡節縮採  
 珠官積與公府煩費歲損十五六在浙省溫州無名  
 之戶二十不僉減織造歲幣十之半壬戌入覲言官  
 上章旌天下方面政殊異者六人孟中其一也朝廷



方欲柄用孟中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乘傳以歸蓋  
 曠典云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親  
 屬為府史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堅見而善之引見  
 嗟異雷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入郡學為諸生  
 提學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  
 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繇南戶部員外遷  
 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後藝因材開發終日  
 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  
 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已任崇獎  
 實行不純采虛名博綜經史尤明習未幾求便養改  
 國家故事官至南戶部尚書諡文莊

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謨  
 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  
 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  
 與游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  
 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犴之禮語  
 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英宗遇夜被害爲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此何況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頤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日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少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虚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繼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  
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  
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  
疏歸旣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  
生徒得薛蕙爲名士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  
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誓恨提學京畿中  
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  
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  
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萎習  
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  
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  
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  
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  
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  
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內外官簡  
覈當去畱扈蹕幸承天時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  
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廢馬二十年郭勛  
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  
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抹不允廷相歷事三朝  
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  
之當祛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  
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  
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



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四年領南畿鄉試第一其下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母憂劉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南京主事瑾誅復職久之陞國子司業丁父憂哀制准禮服闋請告嘉靖七年起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直講先送講章內閣詳定乃以講讀深直講其章爲內閣桂萼所改講罷面奏講義不治非臣舊撰請後母

送內閣改定當深奏時鴻臚官方贊行禮上不悉問命深退深退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故事也汝有所見則別奏聞萼因奏上深所撰講章上曰講章進自內閣方得明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舊深上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未洽經筵面奏臣敢爲此上恃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子儼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媿



故必勉加省察脩踐之功而後可收交孚感格之實  
臣之愚意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送內閣改定  
不過畧去其麤疎鄙野之詞加以溫潤之氣以具告  
君之體以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內閣之意而講官  
不過口宣之此於感孚甚遠以此進於君父之前是  
不誠也臣意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  
釋而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  
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  
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  
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啓聖學日邃臣等亦藉以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愚戇欲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曰陸深誇詐敢欺卽其疏首獻諛夫豈臣  
謹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西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媿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風猶嘘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見先儒議論有功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捐糜所能報荅臣比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儻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勤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書奏上納之陽曲生

員某父爲縣令答死御史鏜不爲申理反坐答責深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鏜力辯不合卽上疏劾鏜鏜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鏜坐謫外深更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繇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戇顧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災目劾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騭古今商確事義辯識書畫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名山齋 卷之  
下之人聞深名者師慕踵至深悉引進雖單門後學  
得畢餘論是以論著之多凡可式憲當世者當世莫  
不纂錄之 張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  
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  
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  
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  
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  
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  
時從田峻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日學不孔顏行不會閔  
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  
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旣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  
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  
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  
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  
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  
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也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  
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  
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鬢有聞。顛毛種種。未  
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  
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邦奇學以聖賢為師。終日危

焚香誓天。書有所為。夕書之冊。進退辭受。矜慎獨至。  
吏部嘗攝冢宰。故事。陞除降黜。先白內閣。邦奇獨罷  
之。推轂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  
兼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邦奇泊如也。霍韜  
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張公非耶。  
鄞人稱說先正質行。推邦奇第一。

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

名。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  
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  
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  
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裳毆其胸怏怏暴卒七級闡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

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膏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諡恭簡賜祭葬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材

唐

胃

熊

浹

張

治



吳山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繫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廉此兩人而已正德初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為嘉興知府精悍廉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決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答都盡又咸允當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量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讐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兩土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訶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麤食而已都白也司中僚佐

人置圓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入名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鏞與材等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每戒諭屬

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進士劉繪以兩不到部材召而面斥具參劾之繪本名士材卒無以如

繪然足見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



能自媚獨上對諸大臣言亦稱其正十五年疏乞改南戶科給事中周琬言今大工方集邊儲告匱材職司邦計去繁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爲上所喜十七年以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勅鑄碑永垂永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曾執奏

如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胄俸郎中王宗濬等下鎮撫司鞫治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廷相致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既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勅赴吏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決者四上命兼決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醮材謂會典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宮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



上命兵部會勛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慎上亦命已之而先是勛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已可五萬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卽按籍散給所募工人勛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謚清惠材莊重寡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筭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力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然自立無媿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分不可言人况持以驕吾所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爲人平易正直薦人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日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肉象爲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諸徭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覈土官莽信保山令趙九臯之橫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玉牒日始胄曰祿當從爵未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田鳳凰寨韋賊爲亂兵征無功胃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猺子入學讀書者耶卽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質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之至于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代當其盛時屢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



名山癘 卷之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四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歷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初封郤而拒之名爲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  
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  
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減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  
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  
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闡于大體萬一徇枉  
釁或隨之卽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  
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  
奏稱胄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  
其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禡爲編民其兩疏詞並他見胄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北向力稽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吳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都御史賜葬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錮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墨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率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禡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厰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厰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浹狗庇禡浹



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燦劉希簡以爲言上復怒燦等不待問報先事妄  
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  
及隣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直追論舊  
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  
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上營箕僊臺焉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逐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  
耳然上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  
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予恩蔭  
復疏爭畱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廝浹初就孚敬之  
議藉取爲進非本心旣附用當感報乃輒訕主專橫  
茲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爲民衣官  
較其押回原籍當差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  
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  
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



名山藏 卷之  
修墓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湖故有識龍湖圻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曠涸龜裂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爲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遷南吏

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墨墨不自得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諡因諡文隱隆慶改元更諡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聞於媚嫉之臣易名未



名山藏 卷之  
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  
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  
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  
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  
克享此治性卞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  
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  
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  
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肺腑諸公不歷筭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  
久乎及見士風瀾決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  
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  
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  
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  
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  
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傲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  
簇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  
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末年爲禮部



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產女嵩子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悅有閒罷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曰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覘嘗人心使人風山畱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

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畱耶畱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卽具上之國儀注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上悅歸覬天眷嵩自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山指日語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旣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引罪顧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



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  
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  
祥上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  
言比乃如常救護曰寧盡已誠不可失正甚賣直要  
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  
焉其住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同不食  
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  
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上旣不悅山乃示風旨於  
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詘於  
公議時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狼藉百官進退唯唯嚴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  
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直亮方嚴臨事持論動  
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  
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摭簡如鄉場  
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  
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  
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  
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  
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卹  
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



名山藏 卷之  
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  
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纘持之嵩怨山  
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  
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  
民幸矣山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  
爲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爲刑部  
尚書

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戢  
戢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爲臣梁唐  
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墨墨  
沒得中諡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 瑋

寇天叙

崔 銑

魏 掇

呂 柟

舒 芬

馬 理

王 道

何瑋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旣爲  
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  
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  
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  
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旣入前有跽者瑋在  
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瑋真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  
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  
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  
之得楊廷和曲抆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  
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既丁父喪值武宗  
崩撤輟講授哀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  
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  
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塘大驚異  
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  
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塘敦樸正大允宜邦  
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  
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  
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  
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  
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塘請贈官賜諡贈禮部尚書  
諡文定陸榘傳塘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  
蹈道之堅百折不回聖門所爲猥者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



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蔬食  
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邁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  
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爲天下第一超遷應天  
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  
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預選  
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  
多菜色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召其親戚或領  
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  
彬生晨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已彬甚銜之後察其  
爲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尋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入寇山丹  
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  
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  
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  
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  
叙曰遽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  
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  
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  
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謀天叙天



叙曰無益也。祇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緩誅。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爲郎時衣青袍，乘瘦馬，僮拾馬通，其妻雜薪爲爨。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寇天叙、子惇、林慮、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

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銑治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銑曰：公謫僊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法言喻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也豈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劍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爲郎未嘗出讜言上劇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于棘畝淮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或廬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慮幾之難不慕人之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霄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廡譚之而能悟昔張良借重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

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卮詞而浮于所患倚陂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耽風簷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罔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傭利其直且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已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狀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



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僞要譽人皆趨之  
僞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嘆其微及  
陷於刑也惟憎其巨曷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  
乎蛟龍之潛魚鼈溷之升霄躔吳霑濡下土夫大者  
小之惑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蓋言亡因者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  
興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摘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  
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颯颯乎不可尚已先生  
遠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  
誅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狗衆而爲

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  
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真發政而寡當賁  
浮滂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  
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  
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  
霸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紂其智故約以忠恕孔  
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  
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捄陂行而伐私  
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水君子  
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  
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  
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  
傳本訓經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  
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鄙  
其明不見道泉者乎迂澹曲畝則迷其源複言而漫  
裨說而謔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以爲  
後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  
言俟後聖之作也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  
善誘明教條正文體口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

疏言近者主事張璫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  
冕汗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  
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績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

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  
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  
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有  
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  
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善飲酒曰恨不當劉伶之世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恕割股療母校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于鄉弘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為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

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

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為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

故傳衣鉢毀而焚之翟宗魯博羅人砥礪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敬行必古禮來學

日衆於堂下置茅蘊三一收放心在南塔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塔下一改過

在東塔下知改移之東塔能改後升堂學者遵教惟謹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曰聞

省心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之無廼居一年丁外艱

歸以簡拙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缺望歸而粵人

有為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交德

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

辭既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

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

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邴漆

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

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

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為相卿佐入

謁多踧踖隅坐特交為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

薦交為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

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明年致仕歸交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交論學交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交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構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



名山藏 卷之  
昔賈山借秦爲喻况主上資度遠過漢文乾清宮災  
應詔言六事其一日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日還處宮  
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  
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  
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  
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旣一  
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  
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  
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  
儀注柩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

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  
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柩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  
口奏宜存黻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躋之復疏請  
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  
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  
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  
曰此大臣宰相職柩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  
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  
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旣渡河



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閒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吊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欲視山陵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

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柟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霍霍亦疑柟黨夏柟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柟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柟凝厚方面濶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  
 柵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  
 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  
 御史有劾湛若水僞學者柵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  
 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  
 柵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  
 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  
 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湛若水字元明祖懷德父  
 爲羣盜被刑既舉于鄉焚  
 棄部檄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釣臺居之日  
 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不窮者不  
 落莫矣若水拈出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  
 獻章曰此參前倚衡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獻章卒若水服衰三年弘治乙丑去其焚檄之  
 歲十有三年矣以母命仍出應試爲祭酒章懋所知  
 學士張元禎得其文場中撫卷長歎以爲真儒復出  
 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初上經筵講疏  
 曰聖學之大莫過求仁易曰君子體仁以長人仁本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伏惟聖明全體物之仁玩  
 取身之義立大公以普天下疾痛疴癢無不相關使  
 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主臣不勝願望一日侍經筵  
 進講大學先慎乎德章退復申明要旨以勸聖學謂  
 聖學莫大知要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  
 天理四字至爲簡易行體認天理即所謂慎德大  
 學一書盡在是矣時朝政方新謹言日進而近習漸  
 幸災變類仍若水疏言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臣  
 請以舟喻諺曰同舟共濟天下一大舟也  
 人主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  
 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  
 內臣外戚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  
 實在載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  
 在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  
 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不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  
之自以為安鮮不先溺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  
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衰近習蒙  
蔽天戒屢見不實脩省臣工交章未或舉行臣恐柁  
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盡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  
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僭  
差紀綱廢弛是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者也大臣見  
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  
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  
者天下萬民其誰與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危  
也明年陞翰林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言六  
事大率不離科舉之制而本之以德行道藝寓之以  
鄉舉里選闢觀光館居四方來學公退相與論學其  
中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  
關君道者取大學誠正脩齊治平總在格物輯事從  
類疏解會釋名曰聖學格物通以進其所訓格物取  
扞格物欲之義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言  
格物真千聖傳心之要也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  
上方稽古制南北郊分祀禮成視穀西苑祇先蠶壇  
位若水獻聖主躬肇農桑頌及西苑賦因進天德王

道疏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啓沃上心勉行  
敬天勤民之實興道致治以回三代隆平之風上覽  
疏多溫旨嘉納陞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  
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  
保諡文簡從游者三千  
餘人呂柟蔣信其最著  
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必為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為之罷  
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  
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  
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



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犛豕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雷駕遂與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闕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曰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良勝尋歸晡時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連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



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碁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掇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旣謫褫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畱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



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過從甚驩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懷居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是佐恒衣其德言每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韙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芬忠孝狀元

黃佐香山人弱冠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諸

先輩奇其才謂張平子王文秀之流也授翰林編修出為江西按察僉事上疏乞養親改補廣西僉事提督學政聞報母疾即日棄官督府有憾於佐遂劾其擅離職守坐免歸世宗屬吏部尚書許讚疏薦海內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右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推補先是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覲覲勒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典學士張治見所作樂典歎曰蕭韶九成可復聞也講學泰泉之墅其學以博文約禮為宗一時士大夫主覺悟而斥絕



經書者盡日以爲孤陋之人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旣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宣聖伐木信有之夫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窖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值明夷之象爲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時山東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天教授陞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侍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道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論斷隆慶中諡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臣五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為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諄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即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卽濡筆  
鱣奏循走持之曰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矣循退  
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敗敞黎明入部索初奏  
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  
工部主事祝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爲  
人與王守仁之爲學旣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  
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  
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  
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覈告踰年者起  
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

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  
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  
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  
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  
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  
爲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  
巾布袍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  
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  
嚴嵩欲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  
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遺友人聶豹書曰聞



名山齋 卷之二  
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  
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  
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  
嘗高魯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褁革之言歸田以來攻  
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  
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  
三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則飲  
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反曰使  
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我何加回顧嚮慕如嚼蠟振槁  
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  
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  
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  
諸公俛首筆硯竭思微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躡榮  
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  
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貴在  
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  
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  
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  
宜居也耻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



名山齋 卷之二  
拂輒憤憤恨不卽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祛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韁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嘔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回倪仵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悻直不能諧人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旣醉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槩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又曰  
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  
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  
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  
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  
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  
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  
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  
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  
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  
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  
乃知精而力鉅洪先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  
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  
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瑤永州知府順之  
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  
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  
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張璠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雷順之辭隨衆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然爲嗟異矯絕之行賻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璠爲畱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上疏請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山下自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其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爲床裯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澹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其涼踞槁子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當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雖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名山藏 卷之六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禽遁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  
順之自詡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  
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  
中挈之奉旨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  
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  
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  
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臍突面腫輒  
扶病行因畱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  
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爲通政司右通政然皆  
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泅淵或噉信少許慨然有吞倭  
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巢則崇明之三沙淮揚  
之廟灣順之身自擐甲躍馬往來南北閒督諸將盧  
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鏜  
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漸送之出  
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  
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營  
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鏜  
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鏜顯  
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饑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前下馬拔刀步過濟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鬪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爲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爲請卹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卹典于所司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爲嘉靖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既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謾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名山藏 卷之八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  
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  
設諛熒惑聖聰者卽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大  
臣科道旣無陳說時春必有諤諤之論其以聞時春  
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  
衣考訊黜爲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  
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上疏復罷爲民時春讀  
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旣罷爲民  
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  
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  
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  
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  
収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  
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  
計亂於輕浮而賄貨匱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  
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  
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  
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輿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盡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颺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慕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畫餅療饑以苜陽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粹有狂夫奮挺之難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讎賫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罅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彼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羶裘之衆利其孳毳之具也使彼知羶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毳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



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織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閒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鬪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燧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同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僧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閒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懦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師匱財因作責言三篇諭志頃之命爲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鸞諷通民毋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戍旣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曰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較領精兵五十人操勁弓巨矢閒以長鎗大斧俺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謀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涑等固止曰虜悍未易攻公第駐此涑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蹙涑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涑等殊死遮鬪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及未用卒于家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銳然欲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然夫

馮恩 楊名 周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都御史汪鋹復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羣臣多言張孚敬者肅帝令孚敬歸恩從南上疏曰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虛生召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召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旣辨進退盡得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孚敬者剛惡兇極媚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入閣致磨稜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飭謹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昨者詐



病還家特蒙召命方倨傲偃蹇不卽奉詔陛下驛騎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旬日顧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曰不要臣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隴望蜀壟斷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讚謹密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之學不羈之才雖投機邁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爲邊情習熟典刑耆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刑部尚書王時中疎凡庸廢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潢強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直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殆庶幾焉右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跂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龜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正大精  
詳公明質直寄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  
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  
有爲右侍郎林廷楫材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鄙夫壬人敢爲不善巧排正  
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  
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如怪如鬼每欲求面陛下  
一辯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鉉奸愈肆天  
下公議決不可掩君父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  
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劾尤其爲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  
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孚敬根本彗也鉉腹  
心彗也獻夫門庭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但孚敬  
之奸久露鉉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質  
行論心當在誅譴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  
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澄政理疏入帝  
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鉉見帝收恩遂疏誣恩罪  
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時夏言宜從其  
律得旨并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既至帝命錦  
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狂妄論列原無主使傳



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益嚴考之恩榜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宋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曩生員紳坐言大臣德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顧其專指孚敬三臣直爲大禮仇君無上死

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閒住侍郎聞淵奪俸一年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哀冲太子生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爲恩地者孚敬鉉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月羣臣聚闕廷論因時汪鉉已爲吏部尚書當秉筆恩至向闕跪鉉瞪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鉉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卽斫裂死者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鉉益怒囚敢叱大臣恩曰臣而



奸者徒但叱爲鉉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節士固爾  
憲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醫官黷貨大毀廉隅亂國  
與者耶鉉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恩應聲亦厲左都御  
史王廷相因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  
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鉉以法論御  
史則可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宰公私家鉉竟署  
真牘後觀者嘖嘖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  
骨時帝方使覘鉉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延齡其時  
張孚敬復相爲延齡請遂皆免之初洵洵時有遺恩  
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固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母吳  
擊登門鼓訟冤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  
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  
刑部覆審尚書聶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  
編戍之雷州始恩爲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  
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  
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  
設弓矢公餘射中之以舒案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  
奸臣秦檜代之置彤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  
弓發奸中其黑心爲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



肢又次之不中者爲負嗚呼麟王瑞也孰俾之蹙足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領於牖下麟逝矣檜死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况其生乎存者吾愛肯中傷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壬辰嘉靖十一年也恩成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始疑之既乃以大卹贍人昭帝卽位恩已老卽家進爲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爲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爲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惜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



隕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鋹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慎重其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鋹豈謂鋹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爲是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



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甃瓦裝載灰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率徒倡侶播鼓秉旛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脇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鋐疏名四川人楊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



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繇內閣諸大臣  
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  
究治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  
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右  
侍郎黃宗明上疏抹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撈掠已極死而復  
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  
卽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  
明殆是令執送鎮撫并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謫戍文德  
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篤學脩行  
爲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忤旨調工部左侍郎  
尋黜爲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諡文恭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  
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  
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  
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爲深戒召選吏科給事  
中碁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紐  
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



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大學士  
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輒無羽翼二  
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  
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屬致文選郎  
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  
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  
呈讚請訐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  
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  
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  
不爲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欲禁競絕免甚善顧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  
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勅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讎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陝西巡撫賈榮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繇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其故安在良繇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騎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嵩藉寵徇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真知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



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顧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際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

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固有力於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檣杌驪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心失大臣鼓舞經畧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  
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  
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  
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闇昧觸事憤衷誠  
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廝怡言羣臣負君良是  
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  
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芘多荷四方之廣得盡  
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  
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廝怡所言嵩鑿本惡內  
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錮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  
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  
印證居三年上采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  
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  
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  
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爲  
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  
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真誠而求之切  
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  
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慎近習五



事忤旨調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時姜寶爲祭酒  
行事嚴正怡更勉寶學問劑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  
卿未至卒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爲  
怡立祠郡人私諡之曰莊簡怡在獄有囚對磚記二  
篇其囚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  
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  
怨乎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  
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  
今知慎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桎則不  
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  
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  
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  
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  
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  
磚記曰獄有巨磚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  
鎮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  
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  
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  
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



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  
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  
磚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  
不喜也穢之不怒也臨難不碎也見可欲不匿也受  
潤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  
不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磚其君子已乎予學之  
而莫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爲人當爲大人立決烈  
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  
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與  
齡者鄉寧人受學於崔銑其爲文選郎上恬絀倖耿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罌數事分遺鄰  
人徑上馬去京師人喑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  
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  
平陽四賢唵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磐之間



世夫世之不常也賊之不辱也  
 怒也怒也怒也怒也怒也怒也  
 此不  
 不易乎世賊其用不  
 平則四覆金以  
 且許千里必無  
 入野土馬去  
 余必然當然



